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明)黄宗會撰

紹齋文集

(明)歸昌世撰

假庵雜著

瓜蒞廣濟明情賞故叢物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62.48/2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緒齋文集

(明)黃宗會

儗庵雜著

(明)歸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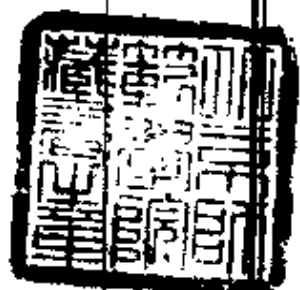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7064

937064



封面題字：謝和柳

瓜蒂庵藏明清學故叢刊

縮齋文集

假庵雜著

〔明〕黃宗會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紙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32 印張 7.25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800

統一書號：10186·392 定價：0.79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本來是學問淺陋、知識貧乏的一個人，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傅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爲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繹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人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以之易米，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剪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將來擬編成一本《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及《漢魏以來磚石碑刻簿錄》。

人貴自知。我的目錄版本之學，是很不高明的，又喜歡自誇，每得到一種自以為銘心之品，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宋名臣言行錄》、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趙君說：「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不得為私人所有」。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又如日本刻本的《大唐西域記》、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等書，因為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故使物歸其所。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尤其是路工同志餽讓我明崇禎間刻本《玉塵新談四種》是當代的孤本；清宋起鳳著《稗說》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故友蕭菊君（璠）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救狂

砭語》，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爲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爲潘耒《遂初堂集》未收，極爲罕見；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燕程日記》爲僅存的抄本；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筒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爲《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紹齋文集

序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國棟推海內。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誤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雜而件繫之。以為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為茲集。序曰。澤望之為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鶴鶴效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鵠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為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

山巔水澁之際。此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為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是亦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蘓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為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亡也。謝臯羽

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適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續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為蠹。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為墟。壤蒸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此從南雷文約錄出較原本節去五六句

竹浦悲風暗藤龕
落日殘一腔猶熱血
萬古憇神寒人近伯夷
隘初非東野酸
可憐精衛恨莫作劫灰看

木杪屋巔素心知
誰有誰鼠縮齧後物色更堪悲
莫悼天

年天長
數詩卷垂三黃
真鼎益未許里兒窺

時有妄議乞
生寫下耳

國運方衰日家樞盡
年闔門真克世隻手莫回天
病革還秋鳳
吟成宜化鷓蓬萊
情淺後幸得春遺編

全祖望題

三訂送鮐所寫詩集錄出

縮齋文集



姚江

黃宗會 著



地氣

風氣之開闔通塞。蓋隨於時。而其釐弊改俗。實因人以驅之。是以強弱美惡離合之故。遞相易而行。國土變改。人民遷徙。千百年間。地氣判然若別。而小儒猶以南北之殊。一古今之限。又何足以觀遠而論始也。夫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有為形勢之論者。則曰。帝南者不能北。有尺地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有為習俗之論者。則曰。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剴勁。有為運數之學者。則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是三說者其不足以知學而達變則一。然而害道最甚者莫甚於運數。自俎豆冠裳之氣盛則南勁南勁則魚北。於是解編髮朝左衽以內屬。漢唐之盛時有之。惟聖祖崛起南服。驅幽并數十世根株之。而徙之。彼吳晉陳隋興廢之陋蹟。一舉而新其轍。南北形勢之論。直井蛙之見。爾又何足置喙哉。檀裘騎射之氣盛則北勁。北勁則兼南。於是楚亡於秦。漢并於魏。猶可言也。因而羯夷分晉。安史弱唐。女真蒙古迭起而滅宋。悲夫尚忍言乎。而曰將治自北而南。不幾於偵乎。我故曰。害道最深者莫甚於運數。且幽冀兩河之地。有聖賢之遺教焉。仁義之餘施焉。詩書禮樂之所漸摩焉。自春秋時已有慕夷

即我之風由唐而後。則離中國而入夷戎者日多。故其言語贅幣服用。習之恬不為怪。視畔君父如置奕。然雄勇者為之登陣陷陣。轉門千里。以同類為魚肉。其次亦崩角昏附之踴躍而觀赴之於極亂毀壞之日。而欲求節慷慨之士。疏乎曠世而一覩焉。而吳楚閩粵之區。自上世已夷之。謂其先叛而後附者矣。謂其慄悍而輕於去就者矣。然而當中原衣冠胥靡。禮崩樂弛之時。江左以沮洳一葦可杭之地。留既毀之桑倫。且也金鰲崖山。敗亡漚沫之餘。其忠憤挾風濤以壯於千古。視夫王都帝畿。風雨所會。民物財貨所聚。金湯天險百二之雄。叛臣降將之所社甲而投戈。之所裸袒憑几而揮斥。與夫逋臣之所流涕而

悲禾黍者。宜其地亦與有恥焉。而况乎舊德名譽。又不憚以其
身為鯨鯢。菹醢。叔漬。渙奔駭之人心。不量力以當披猖百戰之
衆。雖或乾坤聿毀。而感慨慕義者往。抱祭器。悲故臘。相與慟
哭於窮壤絕徼之區。瀕殞九死而不悔。而曰南方風氣柔弱。亦
非格論也。然則古今南北之論。皆非與。我固曰。風氣之開闔通
塞。蓋隨於時。而其釐弊改俗。實因人以驅之。至於運數之說。斷
乎害道之甚者。君子安取彼。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原亂

昔孟子闢楊墨。謂其無父無君。予初疑之。楊子混榮辱得失以自守。而墨子至捐頂踵以備世之急。豈非因時之所趨而救之。亢然欲以自絕一時哉。彼儀秦衍代之徒。方以其鄙陋委瑣之習。譎誑傾奪。以為狐為鼠於時。顧不是之憂。而區、取學術疑似之間。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後世至於人相食而陷於禽獸。若旦暮然者。舍其大而求備於細。何居。韓退之之於佛老也亦然。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當唐之季也。所以浸淫糜爛壞天下者百端。佛老初不敢任其咎。為此說者。宜若已甚矣。厥後王介甫憤然曰。方今亂不在於佛。乃在學士大

夫沉浸利欲以言相尚而已。嗚呼。此與予昔之所疑何異。治亂時也。泯泯紛紛。隨時為軒輊者。亦運遇使然。又烏可遍責諸斯人哉。第恨夫既委移以自便。而又欲駕其說以亢絕於一時。使為狐為鼠者。大畧藉口於茲。當其氣燄滋張。攻之者至不容置喙。而原其始亂。豈非學術疑似之際。以相鈎引繩牽。以馴至於不可嚮邇之勢哉。於是悟予昔之所疑。為童昏無知。而王氏概乎未之思也。夫詩書所載。聖賢所授。顯易明白。昭然以示人者。曰君不可畔。祖宗不可辱。守此而不變。亦不過為常士。而備之則陷於禽獸。以此坊民。彼非夫。命以全名節者。猶曠世而一睹焉。而畔君辱祖宗者。接軫也。今而為之言曰。我之得高且美。

彼斤、相矜相爭者。是土苴稊米也。爾負深垢大恥於時。我為爾齊之。推墮於澆漾幽要物。况不可捕捉之地。於是畔君辱祖。宗自頌不容聖賢之教。不合辭而同遁矣。麻觀古今正統既絕。盜賊蜂居而蝸蠹之。其時學士大夫名節廉恥。一切蕩為邱陵。糞土溝瀆。於是混榮辱是非與枉已濟人之說。相因而生。故有生未嘗讀楊墨佛老之書。與習其業者。而其心術行事。無不脗合。彼教盡起而納其捕播。而始與我道爭衡。由此言之。則亂俗者不在於是。而在於誰與。今從而原之。曰。叛君辱祖宗者。反身事讐之謂也。吾不為之矣。果能以黃冠緇流自免者。亦可以已。諸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朝不

坐燕不與者。則亦已矣。豈有躬親執政。視夫故國殄滅。如陌籜然。又不啻鬻自廢。復播其唇舌。以誅後死之誅。此遺之中。愴而不知愧者。吾不知彼教中。欲此輩何用。此其鄙陋委瑣之尤者也。則又從而推之曰。世固有倣詭卓越之才。彼於曲藝碎解。無足入其中者。而鯁然以世法繩墨之。遠矣。悲夫。當狐嘍鼠舞之日。舉世驅而效之。如市賈然。於此有人焉。深知其可愧。亢乎有以自絕。彼固豪傑之士也。然而不能闕籬藩籬。使異教僥焉入之。已不免於自輕。而况乎吹濶助波。使夫叛君辱祖宗。負深垢大恥於時者。反藉口以為屏蔽。韓子曰。於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嗚呼。其亦不仁甚矣。作原亂以警予。昔之童昏。且以

著王氏之不仁也

解疑

自丙戌以來。方濶遠人事。一切杜權息機。以其力躬畊自食。不敢以筆墨通交遊諸同人間。交遊諸同人亦愕然。顧而嗤之。好事者疑焉。言之精微。書不能傳。非尋常筆墨之謂也。尋常筆墨。蓋不過施之交遊諸同人。間近日起居無恙。纖微瑣屑之事。以慰不得時相與聚首之思。如是而廢之。廢之誠非也。歐陽子有不云乎。書者雖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猶借此以通相思。知動靜。雖數紙寸行。亦愈於都不致也。予請其言而悲之。歐陽子之言是也。予之時非也。當予世而出處迴不相謀者。無論矣。既曰交遊矣。向人矣。道德吾所師。文章吾所友。聞其人起居無

恙矣。俄而聞其人自惜其多才藝。不堪寂寞。而不能受命。俄而聞其人且狼顧而思弋於時。其或以饑寒之故。屈體蒙面以謀之。於出處迴不相謀者。是其起居大槩。我且掩耳却走。而惟恐其聞。又何能响。馬同浴而妮之。與切。馬移書帛以吊。且言之。是其欲廢之之意也。夫道德真我所師者。文章真我所友者。其起居必不能自容於昔。俄而聞其人骨以菹醢矣。俄而聞其人九族以沈滅矣。室家以瀦矣。或幸而免者。則方匍匐而竄伏。以冀萬死之一生。聞其起居而吊之。吊之而徒為之唏噓焉。慟哭焉。然而死不為之撫壙。而生不能為之禦侮者。雖聞其起居。庸愈乎。以故愈不欲以交遊諸同人之起居相聞。是其欲廢之。

之意也。或者哀予，以為幼而讀書明義，服先訓而獲從大賢之門有年矣。一旦臨患難而倉憂惶怖，倜然無所歸宿，悲其以草木同腐，為知音所痛，欲得其起居以相慰。此相啣相濡之隱情，而獨於私心有大謬不然者。以為久自絕於長者，其鄙陋無聊之態，雖予亦不能自言其故。荷鋤秉耒，浥、以耕之，捐、以灌之。相與爭席於牛蹊鼠徑之間，計終歲之贏歛，不過一金之內。不及強有力者，一朝咄嗟而費之；一朝咄嗟而得之之餘，然猶厄之以天時，限之以人力，經營一飽而不足，則其人之才力運用可知矣。况追思數年來，窘窮憂怖，為馬卒所網縛而痛楚者，一聚圍而搜掠者，再奉老幼崎嶇水奔而陸竄，一月數遷者，不

可勝數。以犯蛟虺夔虎之區。霧露凍炙荆棘之苦。而又一門中
喪容纍。哭死哀孤。當是時。始知苟全亂世之難。面目不可對
妻孥。心事不能據。俄頃寢驚夢愕。又豈可瀆諸筆墨。道其纖微
瑣屑。以溷交遊諸同人乎。是其欲廢之之意也。昔人有勵其友
者曰。願日後留好面皮相見。悲夫。此次骨之論也。予竊以為不
然。夫人幸而處平流無事之日。友論得以相劇。鄉議得以相刺。
其人雖無千百年之見。未嘗無旦暮之聲華。以榮其身。有甚不
合者。雖三尺童子。亦能執常道以議其後。留此日之面皮。亦怨
論也。至於今。橫流相尋。自非殺身成仁者。美惡賢不肖。雜然無
以自見。况乎我黨困頓已極。尤難責以千百年之見。卒然無改

此度友論黨議孰從而明之又孰從而聽之浸淫魚爛日異而月不同雖面皮如故而肺腸有甚不可解者而欲以區、之筆墨救其萬一無益增忉怛耳是其欲廢之之意也予故曰歐陽子之言是也予之時非也如是而廢之廢之亦未為非也作解

疑

後死或問

或問曰。後死者。既不求用於時矣。至於交際往來。遊揚當路。執事間。此亦細故。人情不免者。而子以為不可。何也。曰。昔者田駢說為不官。而此嘗養十鍾。聚徒百人。或者譏之。猶隣之女。行年三十而有子。人以為過嫁遠矣。田駢無以應之也。夫田駢處齊。幸而安樂無事。本無官情。而其徒以其名遊揚於當路。執事猶有譏之者。豈非以兼收汰乎。今則不然。三百年之宗社。一旦淪亡於。雖蚩之氓。孰無毛土之思。况乎躬食舊德。炳然以名氏許人。業以後死自任。古人云。死者反生。生者不死。愧假使謝翱。龔開。屑然曳裾於執政之門。以為無負文陸。則

子信之乎。或曰。陶彭澤。千古高士也。恥為宋臣。然而史載其與
王宏顏延之往反。友議善。未嘗非之。然則子之論迂矣。曰。夫効
法古人。當求其大指所歸。史本言淵明達情無忤。故雖至獨行
乞食。不以為恥。往、形之詩詠。第以出處大節。不欲自屈於異
姓。不然。豈以刺史之氣。加何有於節。丁遺繫。而為之間。閔以求
其故人。周旋於一遇乎。將以是而例今之賈勇鬪智。通芑苴竿
牘。以自顯者。固應迥異也。或曰。馮異竇融。不失為後漢之功臣。
而李遐叔王維輩。依然舊日名士也。彼見汗偽命者。猶要其末
路論之。况芑苴竿牘。是糞土也。而以是望人。毋乃已甚乎。曰。夫
同出於一途。而難易平險。不至相差以倍者。則必從其便焉者。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而趨之。此人之恒情也。以禮義廉恥自裁。雖出於平旦。易焉者。猶以其所便奪之。苟上之其功足以相掩。而次之。又不至失其其名。是非之理既不同。而更與廢翻覆於其間。則後死又何賴。獨趨此難且險者。以守是區。禮義廉恥哉。古之人有言曰。以禮義招仁賢。萬不一得。以名利招不肖。觸地皆然。而吾子又驅而從之。雖然。禮不云乎。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夫抵巇而一踣不支者多矣。或曰。見惡人以避咎也。今既不辭髡鉗。而獨於交際簞筥之間。介然生議。則又非苟全亂世之道。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古人有行之者矣。曰。辱身之恥。在志士有憾憤自裁者。然而不可胥天下而責焉。以為苟非朝坐燕與者。則

可以無死。夫許人以無死。若是可矣。命塞而途窮。自宜戢景藏采。其聲響昧。惟恐復聞於人。豈有反以其身入於鈎鉗離合之會與。食肉之類。聞馬角短長於一旦。學不恭而流於說謔。是以身為鵠而招咎也。此豈遠害之道與。或曰。世亂讒勝。正說之不行久矣。故曰盜言孔甘。又曰危行言孫。子宜慎諸。曰。指人以衡去取。是為毀譽。汎舉以定去取。是為是非。毀譽私也。是非公也。吾未嘗揚人之惡。而僅守溝瀆之量。彼後死者。必以彭澤為知音。友龔謝而斥維華。今其不免於往來交際。蓋亦有不得已焉。使聞是言。宜乎惕然有感者。而吾子慮其拒正說而曰盜言。然則吾子過矣。